

春雪落在麦垄里，也落在你望向远方的眉目间。

雪片密集，比想象中更快，纷纷之白，猛然笼住这一片广大的麦地。

近处的麦垄，因第一阵薄雪的反衬实现了锐化，而从第三根竖立在麦地中的电线杆开始，视线在眺望中出现模糊，杆顶延向田地尽头的电线忽然间就看不见了。

一只喜鹊跳起来，撕开雾蒙蒙的天空，沉默着飞向雪幕之后一个隐秘的鸟巢。

山峦，原树，瞬间都被遮蔽，你的视线没有去处，白茫茫的一场梦幻就在此刻，就在你的眉目之间、鼻息之下的这片麦地之中——

多梦的集 千万个麦苗的梦在此处交汇。

这是早春，二月尾，南太行山麓，一场雪从前一天的夜里开始悄悄露头，在早晨迅速融化，又在午后重新聚集，带着簌簌的响动落到了村边的麦地里。

村边一大片麦地，从断流的河滩上沿着垒高的河岸一直延展到了远处的山岭下。

岭下有个带两根大烟囱的小工厂，二十年前造着活性炭，如今造着钢化玻璃。除了偶尔从远处看见烟囱送出淡淡黄烟，我

麦地意象 成向阳

并不清楚那些陈旧的厂房里发生着什么。只是工厂里有南方人养着的一群肥鹅，时常发出响动，隔着一片麦地，远远就可以听见。

那些鹅我其实也并没有见过，但从每天早晨与黄昏时它们惊人的合唱声来判断，它们一定有拳击家的体魄与女高音歌手的胸腔。一阵阵鹅叫声里，有个年轻的妇人，偶尔会从紧闭的铁门里走出来，站到摄像头下警觉地四处看看，再把铁门关上。

我想，那些惊动了一整片麦地的鹅们，一定都是她来喂食的。

下午时分从家里走出去，慢慢沿着一条长长的水泥路看河岸上广大绵延的麦地，是我困守村庄以来养成的一个新习惯。我在麦地里跟着喜鹊的翅膀走啊走啊，和地里的麦子一起呼吸着，静默着，思索着，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那个工厂门前，站下静听一阵铁门里高昂而凄厉的鹅叫，再一路爬到山上去。

那些背后惊叫着的鹅啊，像是正被人用鞭子驱赶，拉着一整车石头在爬山，吃不住痛时，就心呀肝呀喊起来，喊个没完。

鹅叫声终于听不见的时候，眼前就是满满的梯田。

背靠长江水，面向太平洋，海纳百川、大气谦和、具有强烈时代感、开风气之先的超高建筑群屹立于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它是上海城市精神在天际线的成功展示。

这里是上海，追求卓越，把城市建筑的品质与魅力始终融入于上海城市活力；上海之大，在于大气，在于包容，在于对周边环境的辐射力、影响力；它是一种精神气质，一种海派文化、海派建筑在脉根中最亮的特色。

这里是上海，晨雾中，浦东陆家嘴“三件套”如水墨一样朦胧，紫气升腾；霞光里，浦西红色的多彩建筑高低起伏；眺望浦东浦西连成一片的热土，俯瞰朝夕相处的建筑身影，我把视角定在这个非凡的界面，用心捕捉与众不同的上海之眼，把写实与写意巧妙结合，用二次曝光模式，第一次把镜头对准“三件套”焦点调虚，按快门时自下而上垂直移动相机，拍出水墨般朦胧向上的建筑背景，寓意上海的脉动永不凝固，像黄浦江水永不停歇；第二次快门对准红色楼房，似层峦叠嶂的建筑显得恢弘壮阔，从而形成以虚衬实、实中有虚、虚实相映的效果，二次曝光在相机内主动叠加，画面出现动感，有生气，夸张变形，重叠拉长，而静者保持清晰，艺术性表现上海地标建筑的大气和灵动。后期将竖构图调整为正方形，裁剪前景多余部分，使画面更加简洁。

七夕会

背靠长江水，面向太平洋，海纳百川、大气谦和、具有强烈时代感、开风气之先的超高建筑群屹立于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它是上海城市精神在天际线的成功展示。

这里是上海，追求卓越，把城市建筑的品质与魅力始终融入于上海城市活力；上海之大，在于大气，在于包容，在于对周边环境的辐射力、影响力；它是一种精神气质，一种海派文化、海派建筑在脉根中最亮的特色。

这里是上海，晨雾中，浦东陆家嘴“三件套”如水墨一样朦胧，紫气升腾；霞光里，浦西红色的多彩建筑高低起伏；眺望浦东浦西连成一片的热土，俯瞰朝夕相处的建筑身影，我把视角定在这个非凡的界面，用心捕捉与众不同的上海之眼，把写实与写意巧妙结合，用二次曝光模式，第一次把镜头对准“三件套”焦点调虚，按快门时自下而上垂直移动相机，拍出水墨般朦胧向上的建筑背景，寓意上海的脉动永不凝固，像黄浦江水永不停歇；第二次快门对准红色楼房，似层峦叠嶂的建筑显得恢弘壮阔，从而形成以虚衬实、实中有虚、虚实相映的效果，二次曝光在相机内主动叠加，画面出现动感，有生气，夸张变形，重叠拉长，而静者保持清晰，艺术性表现上海地标建筑的大气和灵动。后期将竖构图调整为正方形，裁剪前景多余部分，使画面更加简洁。

这里是上海

郑小铭

瞰朝夕相处的建筑身影，我把视角定在这个非凡的界面，用心捕捉与众不同的上海之眼，把写实与写意巧妙结合，用二次曝光模式，第一次把镜头对准“三件套”焦点调虚，按快门时自下而上垂直移动相机，拍出水墨般朦胧向上的建筑背景，寓意上海的脉动永不凝固，像黄浦江水永不停歇；第二次快门对准红色楼房，似层峦叠嶂的建筑显得恢弘壮阔，从而形成以虚衬实、实中有虚、虚实相映的效果，二次曝光在相机内主动叠加，画面出现动感，有生气，夸张变形，重叠拉长，而静者保持清晰，艺术性表现上海地标建筑的大气和灵动。后期将竖构图调整为正方形，裁剪前景多余部分，使画面更加简洁。



摄影

聚住泥土，再用石塍垒稳，就都种上了麦子。他们那辈人有多爱粮食啊，一年两季，都要提一把镰刀，上山去割净石塍缝里蹿出的灌木与杂草，给垅下的两垄麦子争夺一分光阴。

麦子入土焐过一冬，二月雨水一灌便是春日青青的麦田了。童稚少年时，人活在村里，举目尽是麦地，心里反倒没有麦地，只觉得每年夏天割麦打麦晒麦苦。而如今带着中年的身体从外面回来，看二月的麦地，只觉得哪里哪里都很好看。

梯田带着雪，由山顶一层一层落到沟底，再从沟底一层层升了上去，像母亲刚刚蒸出来的花卷馍馍，让我觉得亲切，好看，心里饱足。

梯田里也尽是麦子，亲切，好看，让人心里格外饱足。

这些梯田，都是我爷爷那一辈人一小片一小片从山石里抠出来的。他们

气味对抗

——“左邻与右舍”之十八 童孟侯

306室的宁波阿娘96岁高龄，一个人住，每天一场麻将，脑子煞煞清。70岁的女儿阿娥不愿意和她住，实在吃不消。305室的之谦来告别：阿娘我要搬走了。阿娘问：房子卖掉啦？

之谦说：没有卖掉是租掉，3500元一个月。我住到阿爸屋里去。

之谦走后305室搬进河南来的大高，他家门口立刻出现一袋一袋垃圾，好几天都不带下去。阿娘打手机给之谦。之谦打手机给大高。大高说：我上班时垃圾房没开，我下班时垃圾房已经关了，叫我扔到哪味？之谦说：没那么过份吧，垃圾有气味，影响邻居生活，还是放到垃圾房去吧。

过了三天，宁波阿娘发现大高特别喜欢油煎食品，清早起来先油煎饼，煎完饼再煎鱼（大概中午要带饭），三层楼走廊上全是油耗气，非常浓烈。阿娘闻得咳嗽，就跑到305去看个究竟：师傅，依煎鱼辰光窗和门都开着做啥？关掉好味，开脱排油烟机嘛。大高说：开油烟机要用电，开门开窗直接通风不是很好？

阿娘说：依3500块租费都付得起，格点电费付不起？大高说：我的事和你没有关系。

傍晚大高下班，又要煎鱼，今天煎咸鱼，浓浓的

要放到臭卤里浸一浸，泡一泡，等长出毛来，就变成臭冬瓜、臭茭白和臭苋菜管，浇点麻油，撒点白糖，真是下饭。那臭卤平时赶紧盖住，只要一打开，臭味四溢，立刻有苍蝇赶过来。阿娘闻着这气味就要呕吐，所以不敢和妈妈同住。

宁波阿娘说：依懂啥？只有卤里浸过，才软塌塌，香咪咪，臭兮兮，真正好吃！阿娘突然想起什么，到老娘耳朵边说了几句，阿娘点头：不会错，不会错！

阿娘说：依3500块租费都付得起，格点电费付不起？大高说：我的事和你没有关系。

傍晚大高下班，又要煎鱼，今天煎咸鱼，浓浓的

塘北村属于浦东新区书院镇，是上海美丽乡村示范村，全国文明村，昔以种植8424田博陞西瓜闻名于长江三角洲，种瓜做强了一方产业，富一村百姓。疫情来临，一个总面积3.74平方公里，辖25个村民小组，人口近4000，还有18个进出道口的村庄，怎么防控？

3月7日，我驱车来到两港大道边上的塘北村，为了采访全国劳模村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芹弟。在村口，我跟着刘芹弟走进塘北村。村委会集中办公的一个大房间，日光灯亮刷刷的，12位工作人员都在电脑前忙碌着。

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刘芹弟带领两委班子的人就上阵了，中间没有休息过一天。首先是摸底，搞清楚。全村有外地人764人，

一名刑满释放人员，觉得以前愧对社会，在这次新冠肺炎暴发时期，想着要报答社会，为社会做点事，他决定报名到邻村疫区参加临时隔离点的搭建。他吃住都在隔离点，未接触疑似和确诊病人，在隔离14天后拿着县政府开的健康证明回到村里，但村民们却视他为洪水猛兽，村干部不让他出门，他家兄弟的孩子们也不被同伴接受一起玩了。有人背后说他傻，家里人因此开不出健康证明外出打工，为了他一个高尚的决定，他们一家遭遇了歧视。

一对来自武汉的爷爷奶奶年前到上海来帮忙儿子带孙女，主动居家隔离时还要忍受业主群里把他们揪出来的威胁和各种闲言碎语，产生巨大的心理阴影。这种地域歧视，在下面场景中格外令人发笑的一幕：一居民去居委会排队登记买口罩，居委会阿姨问：你不是上海户籍？回答：我是湖北籍。湖北两字一出，包括阿姨在内的旁边的人群一下子都吓得四散开来，那位居民又补了一句：我住在上海，好久没回去了。大伙大吐一口气。

在我们对来自武汉、湖北的人产生歧视的当口，世界上有些国家和个人也在歧视我们国家，封锁与中国的交通。戴着口罩的亚裔面孔无辜遭路人辱骂或者殴打……歧视往往伴随着愚昧，这一次也不例外。

曾有2003年的SARS治愈者表示，如果再被传染病感染，不愿再去医院诊

第二天清晨，305室的大高又开始煎煎煎，又门窗大开。阿娘立刻在龔里舀一碗臭卤，打开后窗，把臭卤放在窗台上。那气味不是一般臭，而是奇臭无比，苍蝇立刻飞来了，306有纱窗，飞不进；那么就飞到305大高家兜圈子。大高不知道这是什么气味，捂着鼻子，有点头晕。

傍晚，大高下班，又开始煎煎煎。阿娘又舀了一碗臭卤，又放在厨房的窗台上。大高走出305室，皱着眉头查看，也看不出什么名堂。

如此这般，一连三天：煎鱼，臭卤；再煎鱼，再臭卤……到了第四天的早上，该是大高煎煎煎的时间了，可是三层楼的走廊上闻不到油烟味，当然，阿娘的龔盖头也不开了——从此，三楼空气清新。

如此这般，一连三天：煎鱼，臭卤；再煎鱼，再臭卤……到了第四天的早上，该是大高煎煎煎的时间了，可是三层楼的走廊上闻不到油烟味，当然，阿娘的龔盖头也不开了——从此，三楼空气清新。

如此这般，一连三天：煎鱼，臭卤；再煎鱼，再臭卤……到了第四天的早上，该是大高煎煎煎的时间了，可是三层楼的走廊上闻不到油烟味，当然，阿娘的龔盖头也不开了——从此，三楼空气清新。

如此这般，一连三天：煎鱼，臭卤；再煎鱼，再臭卤……到了第四天的早上，该是大高煎煎煎的时间了，可是三层楼的走廊上闻不到油烟味，当然，阿娘的龔盖头也不开了——从此，三楼空气清新。

塘北村抗疫记

朱全弟

说：要两斤瓜子，买！两天后，还要两斤，再买给她。第五天早上，又来电了，她说，嗑瓜子上火了，要吃甘蔗。村里买好，送去。隔了一天，她又提出，要买高度的烧酒，实在太憋闷了。喝了可以多睡觉。好！特事特办，满足她的要求。

昨天，她的隔离期满，高高兴兴地到村里来开通行证，准备上班去了。看见刘书记还打招呼说：我可没有给你们添乱哦！

疫情是考验，见人心。村干部都变成了疫情防控工作的小组长和组员，刘芹弟任组长，其实就是到

断，“上回被别人歧视，我怕了。”非洲埃博拉病毒肆虐时，也有很多发热的人，不愿就诊，能藏则藏。因为病毒而对个人甚至群体产生的敌意，不仅对患者（包括疑似）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困扰，也反过来会危害整个社会。如果得病的人和可能得病的人，都因为怕被歧视而躲藏隐瞒，那肯定不利于传染病的控制，更有甚者，他们产生报复社会的想法，那就更可怕了——曾有艾滋病人绝望之下，试图恶意向传染给别人。

歧视这种“病”，如果得不到妥善医治，有时真的会危害到性命。刚刚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的韩国电影《寄生虫》，反映的是社会阶层分化的问题，可最后一幕：一居民去居委会排队登记买口罩，居委会阿姨问：你不是上海户籍？回答：我是湖北籍。湖北两字一出，包括阿姨在内的旁边的人群一下子都吓得四散开来，那位居民又补了一句：我住在上海，好久没回去了。大伙大吐一口气。

在我们对来自武汉、湖北的人产生歧视的当口，世界上有些国家和个人也在歧视我们国家，封锁与中国的交通。戴着口罩的亚裔面孔无辜遭路人辱骂或者殴打……歧视往往伴随着愚昧，这一次也不例外。

曾有2003年的SARS治愈者表示，如果再被传染病感染，不愿再去医院诊

第二天清晨，305室的大高又开始煎煎煎，又门窗大开。阿娘立刻在龔里舀一碗臭卤，打开后窗，把臭卤放在窗台上。那气味不是一般臭，而是奇臭无比，苍蝇立刻飞来了，306有纱窗，飞不进；那么就飞到305大高家兜圈子。大高不知道这是什么气味，捂着鼻子，有点头晕。

傍晚，大高下班，又开始煎煎煎。阿娘又舀了一碗臭卤，又放在厨房的窗台上。大高走出305室，皱着眉头查看，也看不出什么名堂。

如此这般，一连三天：煎鱼，臭卤；再煎鱼，再臭卤……到了第四天的早上，该是大高煎煎煎的时间了，可是三层楼的走廊上闻不到油烟味，当然，阿娘的龔盖头也不开了——从此，三楼空气清新。

如此这般，一连三天：煎鱼，臭卤；再煎鱼，再臭卤……到了第四天的早上，该是大高煎煎煎的时间了，可是三层楼的走廊上闻不到油烟味，当然，阿娘的龔盖头也不开了——从此，三楼空气清新。

如此这般，一连三天：煎鱼，臭卤；再煎鱼，再臭卤……到了第四天的早上，该是大高煎煎煎的时间了，可是三层楼的走廊上闻不到油烟味，当然，阿娘的龔盖头也不开了——从此，三楼空气清新。

如此这般，一连三天：煎鱼，臭卤；再煎鱼，再臭卤……到了第四天的早上，该是大高煎煎煎的时间了，可是三层楼的走廊上闻不到油烟味，当然，阿娘的龔盖头也不开了——从此，三楼空气清新。

如此这般，一连三天：煎鱼，臭卤；再煎鱼，再臭卤……到了第四天的早上，该是大高煎煎煎的时间了，可是三层楼的走廊上闻不到油烟味，当然，阿娘的龔盖头也不开了——从此，三楼空气清新。

白粥，清汤寡淡，没有什么浓郁的香气，可这道再普通不过，再质朴不过，也再简单不过的食物，却总会让我想起，那只属于家乡的味道。

儿时，总在崇明乡下的田间玩耍，一到春天，大家便开始忙活儿起来。忙什么呢？无非是翻地插秧罢了，多枯燥啊——儿时的我总是那么认为。风儿捎来的是一股新翻泥土的气味，混着青草的香，还有野花的芬芳，让人感到快乐自由、无拘无束。这时，在一旁地里撒种的外婆总会用乡土话大喊：“不要随地乱跑，地都被你踩坏了！”我哪肯听劝，小小的我，哪里知道，这种下去的，是一株株的希望。

夏日天气多变，外婆出门前都要戴个斗笠，拎着个塑料大桶跑到地里施肥，我则戴着一个斗笠，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施肥一般都在下雨后，清爽的雨洗涤走了闷热，空气清新、凉爽。施肥时，味道固然不怎么好闻，我则会一溜小跑，去附近采摘气味芬芳、色彩各异的野花，捧在手里可香了，沁人心脾，那是只属于大自然，只属于乡下才有的气味。

秋天，金黄的稻田里时常出现“晴空一鹤排云上”的景象，只不过那不是鹤，而是几只雪亮的小白鹭站在中间，时不时在金黄的稻田间扑腾两下翅膀。秋天，是稻子成熟的季节，用新米煮白粥是再好不过的了。外婆先得赶紧地将已经“低了头”的稻子收割起来，然后用磨米器将稻谷金黄色的外壳褪去，露出白生生的芯，这便是大米了。看着外婆走进厨房，仔细地将新打的大米淘洗干净，然后加水，开火，拿着一把大汤匙，在那里不停地搅拌，等白米都“开心”了，炸开了花，粥便煮好了。盛到碗里，吮吸一口，一阵暖流在身体里流动，回味清冽甘甜，“呼噜呼噜”几口便吃完了，齿颊留香，心满意足。你把馥郁岁月熬成白粥，我以为入口便能长久。

如此这般，一连三天：煎鱼，臭卤；再煎鱼，再臭卤……到了第四天的早上，该是大高煎煎煎的时间了，可是三层楼的走廊上闻不到油烟味，当然，阿娘的龔盖头也不开了——从此，三楼空气清新。

如此这般，一连三天：煎鱼，臭卤；再煎鱼，再臭卤……到了第四天的早上，该是大高煎煎煎的时间了，可是三层楼的走廊上闻不到油烟味，当然，阿娘的龔盖头也不开了——从此，三楼空气清新。

如此这般，一连三天：煎鱼，臭卤；再煎鱼，再臭卤……到了第四天的早上，该是大高煎煎煎的时间了，可是三层楼的走廊上闻不到油烟味，当然，阿娘的龔盖头也不开了——从此，三楼空气清新。

如此这般，一连三天：煎鱼，臭卤；再煎鱼，再臭卤……到了第四天的早上，该是大高煎煎煎的时间了，可是三层楼的走廊上闻不到油烟味，当然，阿娘的龔盖头也不开了——从此，三楼空气清新。

如此这般，一连三天：煎鱼，臭卤；再煎鱼，再臭卤……到了第四天的早上，该是大高煎煎煎的时间了，可是三层楼的走廊上闻不到油烟味，当然，阿娘的龔盖头也不开了——从此，三楼空气清新。

如此这般，一连三天：煎鱼，臭卤；再煎鱼，再臭卤……到了第四天的早上，该是大高煎煎煎的时间了，可是三层楼的走廊上闻不到油烟味，当然，阿娘的龔盖头也不开了——从此，三楼空气清新。

如此这般，一连三天：煎鱼，臭卤；再煎鱼，再臭卤……到了第四天的早上，该是大高煎煎煎的时间了，可是三层楼的走廊上闻不到油烟味，当然，阿娘的龔盖头也不开了——从此，三楼空气清新。

边看边聊

不行了。再说书记来了，失去亲人的家属也是有了面子的，大家通情达理。最快的一位老人夜里一点半去世，早上九点半就拉走了。村里除了说服，还有人性化处理措施，拨出专项基金，对这些深明大义自觉配合的人家，每户给予1500元的奖励。一场疫情，就是一场比赛。刘芹弟说，这一次，人人参与防控，真正做到了守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不给政府和社会添乱。

疫情开始到现在，喜事一句话可以推迟，丧事来了推不掉。塘北村老人多，一共有7位先后去世。刘书记都是第一时间赶到，慰问，吊唁，上一炷香。过后，刘书记就和家属商量，农村习俗人走了，家里停放三天，非常时期，肯定不行。豆腐饭连吃三天，更



边看边聊

不行了。再说书记来了，失去亲人的家属也是有了面子的，大家通情达理。最快的一位老人夜里一点半去世，早上九点半就拉走了。村里除了说服，还有人性化处理措施，拨出专项基金，对这些深明大义自觉配合的人家，每户给予1500元的奖励。一场疫情，就是一场比赛。刘芹弟说，这一次，人人参与防控，真正做到了守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不给政府和社会添乱。

疫情开始到现在，喜事一句话可以推迟，丧事来了推不掉。塘北村老人多，一共有7位先后去世。刘书记都是第一时间赶到，慰问，吊唁，上一炷香。过后，刘书记就和家属商量，农村习俗人走了，家里停放三天，非常时期，肯定不行。豆腐饭连吃三天，更

不行了。再说书记来了，失去亲人的家属也是有了面子的，大家通情达理。最快的一位老人夜里一点半去世，早上九点半就拉走了。村里除了说服，还有人性化处理措施，拨出专项基金，对这些深明大义自觉配合的人家，每户给予1500元的奖励。一场疫情，就是一场比赛。刘芹弟说，这一次，人人参与防控，真正做到了守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不给政府和社会添乱。

疫情开始到现在，喜事一句话可以推迟，丧事来了推不掉。塘北村老人多，一共有7位先后去世。刘书记都是第一时间赶到，慰问，吊唁，上一炷香。过后，刘书记就和家属商量，农村习俗人走了，家里停放三天，非常时期，肯定不行。豆腐饭连吃三天，更

不行了。再说书记来了，失去亲人的家属也是有了面子的，大家通情达理。最快的一位老人夜里一点半去世，早上九点半就拉走了。村里除了说服，还有人性化处理措施，拨出专项基金，对这些深明大义自觉配合的人家，每户给予1500元的奖励。一场疫情，就是一场比赛。刘芹弟说，这一次，人人参与防控，真正做到了守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不给政府和社会添乱。

疫情开始到现在，喜事一句话可以推迟，丧事来了推不掉。塘北村老人多，一共有7位先后去世。刘书记都是第一时间赶到，慰问，吊唁，上一炷香。过后，刘书记就和家属商量，农村习俗人走了，家里停放三天，非常时期，肯定不行。豆腐饭连吃三天，更

不行了。再说书记来了，失去亲人的家属也是有了面子的，大家通情达理。最快的一位老人夜里一点半去世，早上九点半就拉走了。村里除了说服，还有人性化处理措施，拨出专项基金，对这些深明大义自觉配合的人家，每户给予1500元的奖励。一场疫情，就是一场比赛。刘芹弟说，这一次，人人参与防控，真正做到了守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不给政府和社会添乱。

疫情开始到现在，喜事一句话可以推迟，丧事来了推不掉。塘北村老人多，一共有7位先后去世。刘书记都是第一时间赶到，慰问，吊唁，上一炷香。过后，刘书记就和家属商量，农村习俗人走了，家里停放三天，非常时期，肯定不行。豆腐饭连吃三天，更

不行了。再说书记来了，失去亲人的家属也是有了面子的，大家通情达理。最快的一位老人夜里一点半去世，早上九点半就拉走了。村里除了说服，还有人性化处理措施，拨出专项基金，对这些深明大义自觉配合的人家，每户给予1500元的奖励。一场疫情，就是一场比赛。刘芹弟说，这一次，人人参与防控，真正做到了守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不给政府和社会添乱。

疫情开始到现在，喜事一句话可以推迟，丧事来了推不掉。塘北村老人多，一共有7位先后去世。刘书记都是第一时间赶到，慰问，吊唁，上一炷香。过后，刘书记就和家属商量，农村习俗人走了，家里停放三天，非常时期，肯定不行。豆腐饭连吃三天，更

夜光杯

不行了。再说书记来了，失去亲人的家属也是有了面子的，大家通情达理。最快的一位老人夜里一点半去世，早上九点半就拉走了。村里除了说服，还有人性化处理措施，拨出专项基金，对这些深明大义自觉配合的人家，每户给予1500元的奖励。一场疫情，就是一场比赛。刘芹弟说，这一次，人人参与防控，真正做到了守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不给政府和社会添乱。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